

著名『文革』手抄本



一只绣花鞋

绘画本

张宝瑞 著

王建权 何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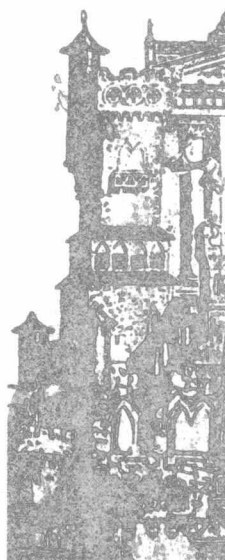
吴宝横 绘画



著名“文革”手抄本
绘画本

张宝瑞 著
王建权 何兵 吴宝横 绘画

文化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只绣花鞋: 绘画本/张宝瑞著; 王建权, 何兵, 吴宝横绘.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2.2

ISBN 7-5039-2146-3

I. 一… II. ①张… ②王… ③何… ④吴… III. 连环画—作品—中国—现代 IV. J2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9223 号

一只绣花鞋 (绘画本)

著 者 张宝瑞

绘 画 王建权 何兵 吴宝横

责任编辑 蔡志翔

封面设计 三恒艺术中心

版式设计 李天天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寺甲 1 号 100073

网 址 <http://whysbook.yeah.net>

电子邮件 whyschs@126.com

电 话 (010) 63457556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

版 次 2002 年 2 月第 1 版

200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375

字 数 140 千字

书 号 ISBN 7-5039-2146-3/I·963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序

司马南

历史翻到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坛杀出一匹黑马，48岁的新华社高级记者张宝瑞的“文革”手抄本《一只绣花鞋》出版，一时间“乱石惊空，惊涛拍岸”，书摊、网络、报纸，那一只只红得耀眼的绣鞋飘飘洒洒，破雾而出，唤起人们多少“文革”手抄本难忘的故事记忆。曾几何时，在陕北高原窑洞的油灯下，在山西忻县村落的老槐树下，在东北军垦黑土地的篝火堆旁，在内蒙古大草原奶茶飘香的蒙古包里，在云南橡胶园高大的橡胶树下，在炉火熊熊的炼钢炉前……一张张稚气未脱的脸庞，一盏盏烛火摇曳的油灯，一支支简陋的圆珠笔，一本本印有天安门图案的日记本，勾起如今已鬓发花白的中年人多少难忘的情愫：一只绣花鞋凶杀疑案、武汉长江大桥的孕妇、中山公园的人皮炸药、金三角神秘的小白房子、太平间神秘的滴嗒声、白小姐身上的梅花图、紫金山秘密巢穴的暗室……

《一只绣花鞋》自2000年10月出版以来，轰动一时。有的报纸赫然登出大字标题：“张宝瑞带领我们走过文化饥荒年代”；有的报称“张宝瑞是中国的斯蒂芬·金、希区柯克”。美国一大亨经不起他年轻美貌的华裔妻子再三劝说，登机赴京找到张宝瑞签名求赠；甚至还有一位匿名女士三更半夜打电话给张宝瑞咯咯大笑道：“我就是你要找的梅花党，我就是白家三小姐白薇！”

“文革”手抄本经典文库著作相继出版：《落花梦》、《叶飞三下江南》、《银灰色的领带》、《一缕金黄色头发》、《远东之花》……四十好几的人奔走相告，三十出头的人感到好奇，二十年少的人不知所云，一个征集手抄本的启事，引得老少知音纷纷翻箱倒柜，唏嘘着当年排着队等不及要为他点灯熬油，笔走龙蛇。年轻的网民们却觉得“前辈”们不

可思议，“老爸老妈怎么这么激动？”“手抄本？不知道呀，没听说过。文学最好的流传方式应该是网络，抄它干嘛！”五十余岁饱经风霜的人在这些晚辈们面前不知从何说起，彼此之间，横亘的只是时间。

张宝瑞面对这一切却很镇静。他说：“在岁月的流光面前，每个人都是恒河沙数，渺小如尘埃，真正有意义的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历史。‘文革’期间，由于极‘左’路线肆虐，文坛萧条寂寞。但是中国人不满足在文化沙漠中长途跋涉的饥渴，于是民间口头文学不胫而走，各种手抄本应运而生，且鱼龙混杂，到成千百万人的手抄文学运动，这是中国文学史及至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迹。‘手抄本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因为它诞生于‘文革’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历史环境之中。”

如今张宝瑞自己缩编的绘画本《一只绣花鞋》将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在这部书中作者加强了人性的探讨和情感的力度，使之更加完美。通过插图美术的形式，运用形象化的手段，使“文革”手抄本这一文学奇葩更加内容生动，丰富，产生令人难以割舍的回味，愿这淡淡的回味，成为牵动岁月风帆的纤绳，在 21 世纪的漫漫航程中乘风破浪。

2001 年 10 月序于北京

目 录

一、海滩女尸	1
二、太平间的滴嗒声	7
三、一张梅花图	10
四、梅花组织在香港	64
五、客栈对弈	95
六、一只绣花鞋	142
七、圆山魔影	157
八、十二幅美男子像	174
九、五台情话	184
十、游魂飘逝	213
十一、生活的颤音	258
十二、公园里的人皮炸药	291
十三、武汉长江大桥的孕妇	308
十四、四名劫机犯	320
十五、古寺夜半哭声	329
十六、神秘符号	336
十七、梅花魂已散	349



一、海滩女尸

虹市的夜，幽静极了。

皎洁的月光轻轻泻进市中心一座米黄色的小楼内，二层一隅，虹市公安局侦察处处长龙飞正和他的妻子南云熟睡。墙上的日历上清清楚楚地印着：1963年5月17日。

写字台上的电话急促地响了起来。龙飞一跃而起，熟练地抓起电话：

“出了什么事?!”

“龙处长，白虎滩公园发现一具女尸，请你马上到现场。”

龙飞放下电话，迅速地穿上衣服……

白虎滩公园里，死一般地沉寂。



龙飞赶到现场时，一眼就看见了卧于假山下的女尸。这是一个漂亮的姑娘，瓜子脸，一头乌黑透亮的卷发，小巧的身子裹着凌乱不堪的浅粉色连衣裙。左太阳穴上有一血糊糊的伤口，一缕头发凝结着瘀血。

龙飞的助手肖克走了过来。

“处长，我们仔细检查了现场，发现有脚印往西出公园西门了，我们拍了一些照片，根据死者和凶手的脚印分析，他们可能是从此门进来的，然后一直坐在旁边的躺椅上，死者死前一定与凶手有激烈的争执。法医刚才检查了尸身，发现死者被奸污，可能是凶手将女子奸污后又用石块打死了她。”

“带血的石块找到了吗？”龙飞冷静地问。

肖克摇摇头：“可能是凶手将击人的石块带走了。”

虹市公安局二楼会议室里，老局长梁一民在听取汇报。

肖克在发言：“从凶手的脚印来看，穿的是四十二号皮鞋，高个子。死者与凶手熟识，不然这个女子不会深更半夜跑到公园里来。据法医检查，发现死者虽然只有二十岁左右，已是有较长时间性生活的女人，如果她生活作风不严肃，为什么拼命抗拒凶手的奸污行为呢？”



龙飞说：“我看还不是一般的奸污，哪有这么顺利的强奸，一定是先把女人砸死，然后奸尸……”

“奸尸？”几个公安人员异口同声。

“对！”龙飞肯定地点点头，“而且从死者身上遗留的污物来看，已经超出了一个男人的容量……”

肖克一听，惊得后退了一步，问道：“处长，你的意思是说凶手是两个男人？”

上午九时，会议仍在紧张进行，这时，公安人员路明和龙飞的妻子、公安人员南云走了进来。

南云叫道：“死者的下落找到了，凶手也有了一些迹象。”

原来死者叫庄美美，住在广州路23号一座小洋楼里，是虹市二中的音乐教师，父母是新加坡的侨商，她自小在新加坡长大，三年前来本市投奔舅舅李贞，并来此定居。两年前，李贞病死，庄美美便独自生活。据邻居反映，庄美美在看病时认识了人民医院的外科大夫柳文亭，以后二人打得火热。去年夏天，庄美美在街上被一个年轻海员骑摩托车撞伤，海员叫门杰。庄美美认识门杰后便冷落了柳文亭，可是柳文亭不甘心。





下午，龙飞驱车来到庄美美的住房前，这是一座白俄罗斯式的小洋楼。

龙飞又来到楼上一间较大的房间，看样子以前是庄美美舅舅李贞的寝室。

门开了，一阵风卷进来，肖克走了进来：“柳文亭自杀了！”

龙飞听了吃了一惊。

“我们借查电表，去敲柳文亭家的门，柳文亭不在家，桌上有一张他写的绝命书。”

龙飞见那纸上歪歪扭扭地写着：桃李钟情投，伤愈意正酬。无奈苍天意，秋波不行舟。大海啊，让你清洗我的苦闷和恐惧吧！

龙飞看罢，说道：“走，到柳文亭家去。”

过了一个多时辰，汽车停在一个普通宿舍楼前。几个人上了五楼，进了柳文亭的房间。

屋内有一股呛人的烟草味，地上狼藉着烟头、罐头盒子。龙飞俯下身轻轻地拾起一个烟头闻了闻，又扔到地上。

肖克道：“地上只有柳文亭一人的脚印，这脚印和白虎滩凶手脚印相同，也是四十二号皮鞋鞋印。”



肖克道：“柳文亭很可能热恋上庄美美，当庄美美转而爱上门杰后，柳文亭陷入了失恋的极度苦闷中，昨晚将庄美美骗到白虎滩公园，杀害了庄美美，然后奸尸。犯案后又陷入极度恐惧中，索性投海自尽了。”

龙飞问道：“既然庄美美是一个不检点的女人，想必是与柳文亭相识后就已发生了性关系，柳文亭何必在杀害庄美美后又奸尸呢？大夫一般都用圆珠笔，可是这一纸绝命书却是用钢笔写的。如果柳文亭生前喜欢用钢笔写字，那么屋内怎么没有墨水瓶呢？”

肖克一听，眼睛朝四外瞅瞅：是啊，为什么没有墨水瓶呢？

龙飞和肖克回到公安局时，梁一民局长正在召集专案组其他公安人员开会。南云正在汇报情况：“那个年轻海员门杰今年二十三岁，如今随船到坦桑尼亚去了。门杰的父亲门志雄是个老红军，现任618厂厂长……”

“618厂？就是那个制造核潜艇的兵工厂吗？”

梁一民问道。





南云点点头：“对，就是制造核潜艇的兵工厂，在山里。”

一个公安人员走进来，把一份电文递给了梁一民。

梁一民接过电文，看了看，脸上显得严峻。

公安人员道：“方才在本市殡仪场一带发现有敌特向海外发报，这是破译的电文内容。”

梁一民自言自语道：“‘礼物将送婆家。’礼物是什么？婆家又是何方呢？这份礼物肯定与庄美美一案有关。说明敌人已经获得了他们所要的东西，这决不是一件普通的刑事案。据白虎滩公园一个看园老人说，昨天八时多，他看见两个年轻女人在山丘下的假山石前争吵，好像在争执一件东西。我们能不能做这样的推测，另外有一个女人向庄美美索要一件东西，庄美美不给，那个女人便将庄美美杀害，然后又设法造成奸尸的假象，企图嫁祸于人，造成三角恋爱的纠纷，杀人灭口，转移我们的注意。”

龙飞道：“局长说得有道理，现在问题关键是那个陌生女人是什么人？礼物又到了哪里？”

二、太平间的滴答声

夜，静极了。虹市殡仪场的地下停尸间，冷气森森。一具具死尸蒙着白布，安静地等待着火化。

这时，停尸间外面的走廊传出“嚓嚓”的声音，一会儿，走来一个秃脑壳、酒糟鼻的老头儿，手里拎着一只酒瓶，打着酒隔，来到停尸间门前，“吱扭”一声推开了门，走了进去。



这老头儿骨瘦如柴，一双尖锐的小眼睛，发出阴森森的凶光，左眼歪斜，右腿一瘸一拐。

老头儿先打开第一个尸床，见是个小伙子；又掀开第二个尸床上的尸布，是位二十多岁的年轻妇女；老头儿来到第三张尸床前，掀开尸布，原来是一个中年男人。老头儿嘻嘻笑道：“我要的就是你，你可死得冤枉。”说着，推着尸床出了停尸间，穿过走廊，向火化炉走去。

来到火化炉前，老头打开炉门，灌了点炉油，扭动机关，然后就来搬死尸。

“不许动！”老头儿猛听一声低喝，只觉后脖梗一阵冰凉。

老头儿听出是个女人的声音，就在他缓缓转身的一刹那，他看清了那女人的面孔，正是第二张尸床上躺着的那个“女尸”。

忽然，老头儿一猫腰，一个后蹬腿，踢翻了女人手中的枪，然后猛虎扑食般扑向女人。



那女人毫不畏惧，拼命与老头儿搏斗。老头儿仗着酒劲，把女人掀翻在地，然后去掏怀里的手枪。

女人一翻身，把老头儿翻在身下，老头儿右腿是条假腿，使不上劲，无声手枪又掏不出来，只好一声不吭使

足全力与女人搏打。

女人拼命去拾地上的手枪。就在这时，老头儿抽出右手从右腿处摸出一柄匕首，狠命朝女人臀部扎去，女人惊叫一声，软绵绵倒下了。老头儿迅速将女人扔到火化炉内，关上炉门。

这时，老头儿的手被一只钳子般的手狠狠攥住了，肖克和殡仪场保卫科科长老王出现在他面前。

老王喝道：“向永福，原来你是个特务！”

肖克用手铐铐好向永福，然后开了炉门，抱出奄奄一息的南云，原来南云假扮女尸前来侦察敌情。

肖克又掀开火化炉前那张尸床的尸布，原来正是那个失踪的大夫柳文亭。

肖克转身问道：“向永福，发报机在哪里？”

只见向永福一声不吭，软绵绵倒在那里，嘴角冒着鲜血。肖克冲过去扳开向永福的嘴，一股酒气扑鼻而来。向永福七窍冒血，脸色铁青，已经死了。

肖克叫道：“酒里有毒！”

南云被送进医院，肖克和老王驱车来到向永福家。这是一个大杂院，向永福孤身一人住在最里面一间只有九平方米的小屋。肖克围着小屋转了转，说道：“这小屋的墙壁很厚，可能有夹壁墙。”

肖克从附近派出所找来两个民警。几个人找来镐头、铁锹，掘开了墙壁，只见有一道宽一米、长四米的夹壁墙，发现有一沓密码，还有一小塑料袋男人的精液。

肖克疑惑地问：“向永福的发报机藏在哪里呢？”

这时，天已蒙蒙亮，几个邻居起床出门观看，当他们听说向永福是特务后，争先恐后说起向永福的所作所为。

一个中年妇女说：“前几天，向家来了个时髦女人，打扮得甬提有多港了，我们家大小子还偷着给她拍了照。”



肖克急忙问：

“照片在哪里？”

那中年妇女噤噤地跑回屋里拿来了那个女人的照片。

这是一张侧照，那女人一头卷发，高鼻梁，一双杏眼充满了妩媚，

穿一条时髦的紧身裙和一双白色高跟鞋。

这时，又有一辆汽车停在院门口，龙飞从车上走下来，肖克迎上去道：“处长，这里发现了那个女人的照片。”

龙飞接过照片一瞧，脑子里嗡的一声，怎么，难道是她？！十四年前的往事一幕幕浮现在他的脑际……

三、一张梅花图

风雨飘摇的 1948 年秋天。南京，这个历尽风霜的帝王之乡，在人民解放军隆隆的炮声中震颤。秦淮河畔失去了往日的繁华，如今显得十分凄凉。中央大学门口，出现了一个青年学生，他身穿笔挺的西服，系着一条花领带，显得潇洒英俊。他就是龙飞，当时二十多岁，正在中央大学新闻系读书。一辆黑色轿车戛然而止，车上下来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学生，穿着黑色的旗袍，旗袍上绣满了梅花，她拎着一个沉重的黑皮箱。她叫白薇。



白薇问：“同学，新闻系在哪儿报到？”

龙飞说：“我也是新闻系的，咱们是同班同学。”

白薇高兴地说：“太好了。”

龙飞说：“我帮你拿，新闻系在二楼。”

白日，教室内上文学课。老师正在讲屈原的《离骚》，白薇在座位上埋头看《色情间谍》，龙飞坐在她身后座位上。

老师叫道：“白薇。”白薇慌乱中答了一声“到”，匆忙站了起来。《色情间谍》的书落在地上。龙飞恐怕别的同学看见，悄悄把书拾了起来，放进自己的座位里。

老师眯缝着眼睛问：“屈原跳的是什么江呀？”

